他山之石

# 谁说人心不古，知音难觅？

□ 先 成

当我走出武英殿时，故宫已华灯齐放。

我向故宫那晚单独开放的西华门行注目礼，正容款步，像朝圣者般虔诚、矜持、斯文，生怕有什么闪失，亵渎这方圣土。这可不是随意之地。

大脑中还像放幻灯片一样，全是石渠宝笈特展的一幅幅精美书画。这简直就是穿越时空的文人雅集，东晋的王珣、隋代的展子虔、唐代的韩滉、宋代的张择端等诸位大家悉数登场。无论长篇巨制，还是尺牍扇面，都风华绝代，矗立起一座座艺术的巅峰，让人高山仰止、叹为观止。它们虽经过时间的历练和沉淀，墨已褪色，纸已泛黄，但艺术形象鲜活如初，让人感到真力弥漫，繁花满眼。它们既高贵典雅，又温馨可人，像老者向后人讲述着书画之道和历经坎坷的传奇。

有人说：进凡尔赛宫就想跳舞，进故宫就想磕头。这似乎是对故宫皇家气派和威严的礼仪。而当你进入武英殿，“言不出口，气不盈息，沉密神采，如对至尊”（蔡邕《笔论》），近距离接触那些更深刻、更内涵的满载祖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的国之重器，就会顿生敬畏，本能地产生泱泱大国、煌煌中华的自尊和豪迈。

乙未之秋，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建院九十周年举办石渠宝笈特展。这是其编撰完成二百年后的首次集体亮相。有《游春图》《伯远帖》《兰亭序》《五牛图》《清明上河图》等重量级国宝，都是我心仪已久的。据说，每件国宝展出后都要回库房静养三年以上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千年风雅与我们邂逅，机会岂能错过。

下班后，匆匆星夜从济南乘高铁赶往北京，夜里兴奋地醒了几次。次日，恰是中秋节前的周末，天公作美，晴空如洗，恰似我的心情。故宫刚开放，我就直奔武英殿，但还是来晚了。

武英殿前广场上全是人，已经自觉地排成了九曲十八弯的长阵。工作人员不断提醒：看展览需六个小时以上。人们很少理会，仍越聚越多。似乎大家都认了——有的带着马扎，有的拿着书，有的带着画架，备足了食品和矿泉水。

广场上十几棵古槐参天林立，浓荫蔽日，给游客搭起了凉棚。鸟雀喳喳，似乎因从来没有这么多访客的到来而喜不自胜。

我认为最多排半天。没想到进展缓慢，一上午只挪动了不到一半的距离。赶紧吃点点心和茶叶蛋充饥，尽量少喝水，避免上洗手间，给人以插队之嫌。

午后，腰也酸了，腿也麻了，甚至有点头晕目眩。大家谦让着，轮流在故宫准备的长椅和自带的马扎上坐坐。有的伸长脖子，眼巴巴地看着武英殿门口，不断地数数自己前面还有多少人。有的嫌先进去的人看得太慢了，能不能考虑后边的。因为故宫规定：武英殿控制在二百人的参观规模，量出为入。进去的都想多看看，甚至流连忘返。也是，这些稀世珍品连皇帝都爱不释手，何况难得一观的平民百姓。有的抱怨故宫没给武英殿限号，让这么多人耗费时间。可现在发这些牢骚又有什么用呢？反正已经站了六七个小时了。关键时刻支撑得住，靠的就是耐心和涵养。再说，世之所贵，贵在其难，好事多磨嘛！其实，大家排队也没闲着，绝大多数人在低头上网、发微信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可以说现代化的通讯工具，使得枯燥漫长的等待变得有趣、好玩。故宫工作人员安抚大家：凡排队的，保证都能进殿参观，不管时间早晚。这是故宫给武英殿破例了。大家感到古老威严的故宫越来越人性化了，很温暖、很感动。

到了五点多钟，终于进入了故宫划定的警戒线里面。大家被分成五十人一组，共三组，这是进入武英殿最近的地方。此时，人们方觉得胜券在握，松了一口气，有的干脆在长椅上躺下了，有的依靠在汉白玉栏杆上打个盹，还有个队友去买了一抱热狗分给大家吃，以养足精神，做好拜谒国宝的准备。

六点多，我们陆续跨过金水河，进入武英殿……

今天排队整整十个小时，队友们都说这是人生的第一次，不堪回首。但当参观结束走出武英殿时，却再没有牢骚和怨言，只有一个字“值”！

天渐渐暗下来，身后还有黑压压的人群在排队等待。回想今天的情景，禁不住感慨万千。谁说人心不古，知音难觅？“好古，敏而求之者”（《论语》句）大有人在——自觉聚集在武英殿前这些国粹的追星族、国宝的铁杆粉丝们就是明证。他们多数是年轻人，也绝不是迥异潮流的奇葩。通过他们，我看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担当，看到了中华民族文脉相传的坚守和接力，也看到了健全国人文化人格的修炼和提升。

步出西华门，回首东望，深邃的夜空漫天星斗，是那么澄明、那么空灵、那么耀眼。这对雾霾经常光顾的北京来说实属难得，却让我们赶上了。

坊间纪事

# 母亲在远方

□ 韩浩月

手机来电。来电人的名字显示只有一个字，“娘”。

我用手机二十多年了，母亲打来的电话不超过五次。她换了号码，也不会告诉我。每每打开通讯录，看到“娘”这个字眼，会猜测她的号码会不会又因为欠费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失效，变成了别人的号码。

母亲的新手机号，总是妹妹转给我。这些年，更新了母亲的手机号好几次，但每次更新后，都不会打过去验证一下，那边接电话的是否是她。

总听人说，手机拉近了人的距离，可我一直觉得，母亲一直在远方，离我很远很远。我们之间，隔着长长的大路，隔着漫天的大雾。

这次母亲打来电话，说村子里邻居的孩子得了绝症，在北京住院，问我认不认识什么“大老板”，能不能给资助点住院费。

我又急又气，急的是我根本不认识什么“大老板”，就算是认识，也根本不可能跟人开口要钱。气的是，母亲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，说的事情和我们母子无关，和家庭、亲情没一点关系。

我随爷爷的整个家族迁往县城之后，彻底和改嫁的母亲失去了联系。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，我们之间音讯皆无。

是真的音讯皆无。母亲没来学校看过我，没来过信，也没委托什么人捎来过东西。母亲的形象，就像在镜头里不断被推远的雕塑，远得像个黑点，偶尔在思念她的时候，那个黑点会亮一下，然后又坠入无边的黑暗。那个叫大埠子的村庄，仿佛囚禁了母亲，而我也像一直活在溺水状态，根本没有力气去解救她。

1992年，我18岁，在街道的一家工厂打工。突然有个人找到我，说母亲要来看我，问我想要买什么东西，她可以买来当礼物送我。

母亲可能觉得，18岁是成年人了，她想要来和我确认一下母子关系。

没有人在见到母亲时会尴尬，可我见到母亲时却手足无措，一下子回到了童年那个爱闯祸的孩子的模样。

这次见到的母亲，表情很温和，小时候见到的那个面部肌肉紧张、表情焦虑的她消失了。不知道她是怎么磨练出来的。

我跟母亲要了一辆自行车，一辆变速自行车。那个时代男生们都梦寐以求的大玩具。

母亲带我去县城十字街的自行车店，我选，她付钱。真开心，那辆车300多块钱，我三个月的工资，母亲帮我付了这笔钱。我觉得母亲真有钱，我真是个幸运的孩子，我们两个，都显得挺自豪的。

骑上新组装好的自行车，我一溜烟地消失了，忘了有没有和母亲告别，但母亲那温暖的笑脸，却深深印在了心里。

后来，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追到了第一位女朋友，再后来，这个女朋友变成了妻子。

所以，要谢谢母亲。她用很少的花费，间接地帮我成了家。

我的性格里，有一些与母亲相似的东西，很矛盾，很顽固，很复杂。会简单地为一件小事热泪盈眶，但却会在重大的时刻心冷如铁。

在我最艰难的时光里，从来没有想过向母亲求助。母亲大概也是一样的想法。她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打电话给我，偶尔有小事，也是让妹妹带话给我。

表姑曾好几次跟我说，“多跟你妈通个电话”，我口头答应着，每次却在打开通讯录找到她的名字时没有拨出去。因为不知道开口说什么，也不知道母亲会开口说什么。

这么多年，我已经习惯了有一个在远方的母亲，她也习惯了有一个在远方的儿子。

除了知道我有两个孩子之外，母亲大概不知道我其他的一切，比如我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我家庭住址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单位上班，每个月赚多少钱，和领导同事关系好不好，辞职后靠什么生活……这些应该都是母亲关心的话题。

除了确认每年母亲会在村口三叔家那里等我，我也不知道母亲的一切，她身体好吗，和家人相处得好吗，冬天有没有暖和的衣服穿，有人关心吗。

经常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：有人敲门，母亲来了，她已经老了，老到无人愿意照料，只有投奔她唯一的儿子。在农村，很多老人都遭受了这样的待遇。

我也准备好了迎接她的第一句话：

“娘，您回家了。”

# 游走在欲望深渊的边上

□ 傅绍万

有种流传很广的说法，儒治世，道治身，释治心，大致是对的。道在汉初时，一度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。但到了汉武帝时，搞了一场思想革命，儒家粉墨登场，道就被边缘化了。

通常所说的道，泛指黄老之术，核心思想本于老子《道德经》。道成为教，就复杂化了。作为宗教，都要解决对人的终极关怀。儒家讲修齐治平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孔子弟子问他生死大事，他也只是回答：不知生，焉知死？几千年走过来，儒学宗教色彩不浓，大道不偏。释家讲修心智慧，明心见性，讲善恶相报，佛国净土，任它开枝增叶，万变不离正宗。道教就不同了。“仙道贵生”，它从人的生命冲动出发，来解决对人的终极关怀，就把自己逼到了欲望深渊的边缘，而道士们或者修道者，也就游走在了欲望深渊边上。

人类欲望，最先进科技也难测其深。世俗中人，终极愿望，第一应该是长生不老，所以有“修仙之术”。第二应该是家财万贯，所以有“炼金之术”。第三是食色之性，所以有房中之术。但种种技术，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点，长生不老，否则一切终有一天还会化为乌有。因此，修炼做神仙，就成为道教最迷人之处。世人熟知的秦皇、汉武，派人四处寻神仙、求仙药，还修起阿房宫、甘露殿，恭候神仙下凡。道教抛开这些不靠谱的求神之法，转向靠人不靠天的修炼。它有理论，如阴阳、五行、中庸、辩证学说。有修炼方法，如守一、存思、服气、导引、吐纳、辟谷、丹道等等。理论和方法的芜杂，便造成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局面。讲阴阳，天地、日月、男女各为一对阴阳，就扯出男女双修，房中之术。理论太虚幻，便有炼丹相伴。道教创教人张道陵，就驾起炉子，炼制仙丹；到了葛洪，创造了著名的道教宗派丹鼎派，把烧火炼外丹的技术和导引吐纳炼内丹的方法结合，形成内外兼修理论，还写了《抱朴子》一书，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，还丹成金亿万年，通过炼丹可以成仙，可以长生不老。凡此种种，都有它的道理，流行不衰。道门中虽有高人出来清理门户，净化道风，并无济于事。

到了唐朝，搞了回实用主义政治。唐高祖李渊宣布，“老教孔教，此土先宗，释教后兴，宜宗客礼，令老先、孔次、末后释。”李渊的目的很明确，老李家有了道教教主李聃这位显赫的祖宗，李家的天下便无比荣耀。不过，实用主义并不是那么好玩。它像一把双刃剑，伤及道教、道人，也伤及自身，一批批道士和修道之人，就跌进了欲望的万丈深渊。

道风盛行，道士们可以出入朝堂，俨然以国师自命，享荣华，得富贵。实际上，道的威力哪有那么大，道士们的韬略哪有那么神，他们的真功夫真效果是躲在山林道观，虚心养神，颜面好，寿命长罢了。皇帝需要道士，多数也并非要从他们那里听取治国的大道理，不过让他们作为“御医”，提供些健身长寿的医术。但皇帝的生活，膏腴穿肠，酒色伤身，心烦意躁，道士们的心传秘诀自然不会有效。怎么办呢？那就只好铤而走险，利用“灵丹妙药”了。

唐代的帝王，一个又一个栽在了丹药上头。史载：太宗李世民、宪宗李纯、穆宗李恒、敬宗李湛，对道教的丹药始终痴迷。李恒继位，将蛊惑父皇的道士赶尽杀绝，自己最后还是以丹药送命。文宗李昂，将李湛宠信的道士赵归真贬黜远地，武宗李瀍上台，又拜赵归真为师，这帮道士继续得到宠幸。宣宗李忱继位，下令杖杀赵归真等十二人。但到了后来，又痴迷上长生、成仙。

包装尽管亮丽，但道教中那些神仙级人物，还是异常清醒。像张道陵，炼丹将成，皇帝相招，许以高官厚禄不就，却躲到更偏远的远山白云中去了。像陶弘景，隐居茅山，梁武帝即位后，屡以手敕招之，弘景不出。国家每有大议，必先咨之，大约出过一些主意，时人谓之“山中宰相”。长春真人丘处机审时度势，谢绝宋、金两国征召，率领弟子万里长征来到西域大雪山下成吉思汗军营，劝导“一代天骄”戒绝大肆杀戮，他们都是出世也入世的人物。还有个轩辕集，很值得大书特书一笔。因为他“善于摄生，年龄亦寿”，唐宣宗李忱派出心腹宦官赴岭南迎他入宫。李忱在宫中召见：“先生道术高深，可有什么不死仙药吗？”轩辕集回答：“徹声色，去滋味，哀乐如一，德施周给，自然与天地合德，日月齐明，何必别求长生也。”他在长安呆了一个多月，就坚决要求回山。李忱说：“先生舍我亟去，国有灾乎？朕有天下，竟得几年？”轩辕集取笔写下“四十”，随后又将十字挑上，就是十四年。李忱最后正是当了十四年皇帝就死掉了，《旧唐书》评论：“兴替有数，其若是乎！”这轩辕集，确是有道之士，但后面的记载，有点玄乎。

史上，名山大川，白云深处，仙风道骨者不乏其人。他们知所愿，也知所止，栖游于碧山，笑看桃花流水杳然去，悟道之真谛，采天地元气，得心之闲适，身之安泰，虽无神光罩顶，却是修道榜样。

手机语文

# 说“老”

□ 刘绍义

自己认为年纪还不大，但有些年轻的编辑打电话竟称我刘老了，原来在单位被称作老刘称呼习惯了，一旦被喊刘老，顿觉受宠若惊。的确，刘老与老刘，尽管都是尊称，但刘老要比老刘受用多了。

因为被称老，特别是“老”字在前面，有时并不一定老，比如老虎、老鼠，老公、老乡等。冠以老，也不一定就是尊称，比如老朽、老巢、老太婆、老气横秋，但多数“老”字还是耐人寻味的，比如老人、老师、老板、老总、老酒、老古董等，至于“你算老几”的老，不但不尊不老，还有点骂人的味道了。

所以郑玄所注《周礼·地宫》中说：“老，尊称也。”有点不够全面了。好在现在有了把“老”字置后的说法，刘老、王老、李老，一般不会产生疑义了，只要不把“老”写成“佬”。你还别说，真有人把“老”字写成了“佬”，我就曾经接过这样一封信，真的不知道他是咋想的。

这个“老”字不加人字旁也是人。 其实，“老”和与老很像的“考”和“孝”，都有点老人的味道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老，考也。七十曰老。”《说文解字》又说：“考，老也。”这说明，“老”和“考”是同一个意思，是一家人。《尔雅》说：“父为考。”《礼记·曲礼》说得更为详细：“生曰父，死曰考。”这些我们从现在人们为死去的父母立的碑石上也能看得出来，父为考母为妣。

甲骨文的“考”和“老”，都是一个头发少的老人拄着一根拐杖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甲骨文中的“孝”字，同样是一个头发稀少的老人，怀里抱一个孩“子”。“孝”字既能让孩子想起父母对自己的养育恩，又能让孩子心中升起搀扶年老的父母之情。真是一箭双雕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善事父母者。从老省，从子，子承老也。”一个“孝”字，话尽了父母与子女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。

“老”和“考”虽然意思相同，都有老年人之意，都是指退了休，脱离了农耕生活的老人，但它们的内涵也有不尽相同之处。“老”字从⺹从匕。匕，美食也。所以“老”本义是退休在家，吃吃喝喝，颐养天年。而“考”的本义则强调了从业的丰富经验，多指还能发挥余热的老人，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？如果老人能吃能喝，本身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，返聘的机会还是很大的。

老年人只要知道自己还有用，心态好，心情好，就会越活越年轻，所以我们不但要关心老年人的物质生活，也要关心老年人的精神生活，这也是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出台的根本原因。正是老年人经过考核，合格后还可以回到工作岗位的本义，让“考”有了后来的考试之意。

至于“孝”字，早成了圣贤之人自觉遵守的准则，不孝之徒，定为世人所不齿。《孝经》曰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“教”，不就是“孝”之“文”化吗？没有“孝”，也就没有了“教”，就是如今的人民教师，也是“孝”之师表也，为“师”不“孝”，何为“教”也。

所以，年纪大了被称为“老”，天经地义，称老刘别气，称刘老别喜。年轻人尊重咱，咱也关心爱护年轻人，千万不能为老不尊，倚老卖老，那样不但人家不尊重咱，咱也是不尊重自己了。一个不自尊的老人，还哪有威信可言呢？

心灵小品

# 再打一次灯笼

□ 李绍增

过年打灯笼，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。其时，大街小巷里的灯笼由点成线，由线成片，一霎便汇成灯笼的海洋，把个村庄映照得通通亮亮，场景蔚为壮观。

那时我们打的灯笼，既不是过去宫廷里悬挂的木制灯笼，也不是现在供装饰用的绸料灯笼，而是自己扎制的一种灯笼。若赶上现在“申遗”，恐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扎制这样的灯笼，流程非常精密，要求身架不扭、纸张不皱，绘画鲜亮喜庆。先是备好秆。秋天过后，把高粱秆最顶上一节折下，根据粗细长短分类放在平板上晾干，以防弯曲、干瘪；然后裁好料。待进入腊月，将晾好的高粱秆按照一定的尺寸切成20节，需要弯曲的还要放在清水里浸泡；接着插好签。根据需要在节秆上插上牙签似的竹签子，把其可丁可卯地穿插在一起，搭起灯笼的架子。再以32开版式裁好粉白纸，用土制的浆糊裱糊在灯笼的架子上；最后的工序是绘彩。调好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料，三面画上花鸟虫草，一面写上“欢度新年”之类的字样，一个鲜鲜亮亮的灯笼就完成了。

打着这样的灯笼过年始于何朝何代，无以考证。但它盛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那时，刚刚解放的父老乡亲分了土地、盖了新房，日子如同芝麻开花，都想着法儿装点新的生活，由此催生了灯笼商机。每年一到冬季，乡亲们就着手扎制灯笼，运到年集上换回钞票。尤其是我老家扎制的灯笼不但好看，而且结实，在方圆几十里内是出了名的，以至于外地人来迷了路，都是问“灯笼堰往哪走”。

打着灯笼过大年，之所以源远流长，是因为它不只是图个光亮和热闹，还寄托着家家户户美好的向往和梦想。村里那些无儿无女的夫妻们，打起灯笼加入孩子中间，盼望地大声呼喊：“黑小子——，白闺女——，都到俺家吃饺子——！”说来也怪，过年还真有生下一男半女的。听娘说，她姊弟三个就是姥爷姥娘打着灯笼招来的。姥爷姥娘年过四十还没子嗣，心里很是着急，便在大年三十打着灯笼围着村子喊了一晚，后来就生下了我娘，几年之后又有了小姨和小舅。开始，我对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表示怀疑，后经慢慢咂摸，觉得它还是有些道理的：打着灯笼喊出的话语，其实就是年初立下的目标，目标升华为信念，信念转化为能量，催生出企盼的结果，这不就是“精神变物质”吗！

灯笼闹春，还有一项习俗是挂灯笼。挂灯笼不像孩子打灯笼各随其便，要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。傍晚时分，长辈们把一家老小叫到天井里，放上一阵鞭炮，点起三柱高香，对着天地祷告一番，大意是祈求来年五谷丰登、福满乾坤什么的。最讲究的是挂大门外两尊（当地尊称）灯笼，如同春联一样，一尊居右为上灯，一尊居左为下灯。上灯名曰“进家灯”，意为回家过年的先人照亮来路，这尊灯必须由德高望重的长辈来挂；下灯名曰“出路灯”，意为子孙腾达照亮前程，这尊灯让出类拔萃的后生来挂。记得我当兵提干后第一次回家过年，父亲对我说：“老大，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吃‘皇粮的’，今年的下灯让你来挂，带动咱家多出公家的人！”

如今，老家的农村早已实现了村村通电，灯笼的那些事儿也已渐行渐远，但我的灯笼情结依然割舍不断。我下定决心：今年过年，我还要亲扎一次灯笼，再打一次灯笼，重挂一次灯笼！

强词有理

# 饶宗颐不敢当“大师”

□ 许民彤

春节前，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香港寓所安然仙逝，引发各界的哀悼和追思。

钱钟书先生曾评价饶宗颐先生是“旷世奇才”，季羡林先生则说他“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”，而金庸先生则说“有了饶宗颐，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”。饶宗颐被学界尊称为“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”“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”，更因为有了饶宗颐、钱钟书、季羡林这三位大师，文化界学术界有“北钱南饶”和“南饶北季”之说……

总之，在当代学术界、文化界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，涉猎之广泛，建树之卓越，是被一致公认为的国学泰斗、学术巨擘、文化大师。

但是，对于所谓的“大师”的称号，饶宗颐先生又是怎样看待的呢？

饶宗颐一生荣誉光环无数，但他一向淡泊名利，对人们频频尊称他为“大师”，并不以为意。他说，现在“大师”高帽满天飞，太多了，“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，我可不敢当”。当他的百岁艺术展亮相国家博物馆时，他更是自谦“我自己什么都不懂……却得到了各位的留意”，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省和批判精神。

饶宗颐，学贯中西，他的学术思想、文化思想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精神宝库。

饶宗颐十六七岁时，开始整理他父亲饶锷的遗著《潮州艺文志》，逐渐崭露头角。此后，饶宗颐曾至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作学术研究，并于1965年至1966年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，将治学领域不断拓展、延伸，最终成为学界泰斗，被誉为当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。

饶宗颐是第一位讲述巴黎、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，也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，并出版了专著。1962年，饶宗颐获得法兰西汉学院颁发的“儒莲汉学奖”，这个奖项被誉为“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”，他也因此与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郭沫若、董作宾并称为“甲骨五堂”。

饶宗颐精于敦煌学研究，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，正是他，首次将敦煌写本《文心雕龙》公之于世；而他独立出版的《敦煌白画》一书，则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。

饶宗颐一生出版过60余部著作，煌煌3000万言。他曾把自己的著述归纳为敦煌学、甲骨学、词学、史学、目录学、楚辞学、考古学(含金石学)、书画等八大门类。

在中国音乐史方面饶宗颐也颇多建树，是一位资深的古琴家，其研究成果《宋季金元琴史考述》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。

鉴于饶宗颐对学术文化的巨大贡献，早在2011年，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，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，命名为“饶宗颐星”。

1998年，钱钟书逝世，北境大师空缺，不久即由季羡林“递补”。2009年，季羡林也走了，留下的空缺至今无人能实至名归，饶宗颐是有些寂寞的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说过：“中华文化什么样子？就饶公这样！饶公是中华传统文化呈现于20世纪的最好典型。我可以说：50年之内，不会再出第二个饶宗颐！”

饶宗颐先生逝世后，有网友称他为“未曾谋面的老师”“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”，还有人写下了“世上已无饶宗颐，天上又多文曲星”语句送别……

这可谓是我们内心共同的复杂感受。我们纪念、追怀这位文化老人，不只是赞扬这位老人的学术理论研究的精神，学术成就、文化贡献，更是感佩他对事业的执着，他那坚定的文化精神的信仰，感叹这个时代文化大师的稀缺，思考他的文化、精神、思想和品德的影响。

在这位文化大家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洁的人生风范，他的道德文章、人格特质、人生境界、文化的影响力，成为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。饶宗颐先生的文化人格，人生追求，精神信念，灵魂的内在态度，也应是知识分子、文化人所拥有的共同心灵，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原则，它们代表着我们文化的本质、良知和精神，更是当今中国文化界、学界，越来越稀缺的财富。何谓文化大师？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大师级人物所具有的荣誉的标志。